

筑港师徒情

□文/胡志成

和师傅相识的那天,正是我最不知所措的日子。因为听不懂业主的口音,弄错了开会的地点,一帮人跟着我到处乱窜,找不到开会的地点。尽管大家体谅我是新来的,没有加以责备,但我额头的汗珠却止不住地往外冒。无地自容,不足以形容此刻的心情。“下次不要着急,没听清楚再问一遍。”一句南音,带给我猝不及防的惊喜。“您也是南方人?”“对,我是江苏常州的。”“那我家到你那就一个多小时啊!”“三言两语的对白,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。之后,巧合的是我与他竟结成了师徒,敬过拜师茶,行过拜师礼。师傅这两字,便在我们身上打下了烙印。师傅是个不善言辞的人,心思却很细。他细心地传道授业,为我在工作上指明了方向。在他离开京唐港,去往新的项目之前,怕我记不住事,把大部分资料都给我拷在了硬盘里。直到今天,我的工作依然离不开那个硬盘。每次和同事开玩笑,我都说要把它留作我的传家宝。

去年农历八月十五,是我在京唐港的第一个中秋节。那天正和小龙吃着月饼,便接到了师傅的来电。“有空来家里坐坐,我和你师娘都在家。”甚至都没有犹豫,我便应了下来。刚到家门口,便闻到了窗子里飘出的饭菜香,师娘还在厨房忙着烧鱼。看着满桌的饭菜,我知道,今天享受的是一个儿子的待遇。那天就喝了一杯酒,临走前我已是步履蹒跚。半路上手机没电,老两口急得不行,辗转联系了好多人,知道我已经到港口了才放下心来。从此我便记住了,到了家一定要给牵挂着自己的人报个平安。

工作已经一年半,去师傅家早已是轻车熟路,不知不觉中,潜意识里已经把塘沽的芳云园当成了第二个家。“以后买房子就在新港买吧,等有了孩子你师娘还能帮你照顾。”初识的生疏早已渐行渐远,只有亲人般的坦诚相待。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,师傅都给了我最大的宽容和照顾。对于远行的我,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福气。

儿子眼中的父亲

□文/许惠鑫

父亲王洪庆在我脑海中,始终是慈爱、严肃的样子,因为多年的流动外出,和他相处交流的机会也比较少。再就是家中“大连市劳模、一航局先进个人、三公司十佳人才”的这些荣誉证书和奖章。除了这些,再也没有其他更深的印记了。

随着我转业工作到三公司,特别是去年和他调到同一个项目部,让我对父亲的印象发生了彻底的改变,那是一种敬畏,一种钦佩。

以前总以为调度就是一个指挥现场生产、设备的简单工作岗位,无非也就是拿着对讲机讲讲,说说。可没想到,当我和他在一个项目部工作时才发现,他几乎每天都是项目部第一个起床的,只要拌合站打灰,他就一定盯在现场,机器24小时运转,他就24小时跟着,总是一副“急先锋”的样子,走路时的步伐永远比我们年轻人轻快。全线有多少个施工点,有多少地方需要多少方混凝土,他都了如指掌。一会看见他在拌和站,一会看见他在施工现场,一会又看见他在同施工员商量着雨季便道的修整方案……总之,施工现场的每个角落,都能得到他的身影。在他的调配下,全线施工机械、设备井然有序。不管刮风下雨,每天晚上他都要会同施工主办将第二天浇注混凝土的部位进行梳理,协调好全线15.1公里混凝土浇筑顺序以及罐车、泵车的分配。这已经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种习惯。

都说打虎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。其实,申请调到这个偏远的项目,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能多照顾照顾父亲。他血糖高,平时工作压力大,也顾不得休息,我就是想能为他多分担一点,不想让他那么累。父亲还总是个热心肠,不管项目部员工谁有什么事情,他都会主动去帮忙。职工生病了,他借车跑十几公里带人去打针;项目部买菜司机不够用,不由分说,上车就走;项目部的大院地脏了,他来扫;花洒了,他来浇;罐车司机坏肚子,罐车停下来,他跑上去开到现场;这里天天下雨,看见谁的车子脏了,主动帮忙拿着水管去清理;有一次,半夜起大风,项目部的旗帜没有降下来,他半夜两点钟冒雨将旗降了下来……我感觉他真的就像一个陀螺一样,每天不停歇地忙里忙外。

“爸,你干那么多活不累吗?”有时我会问。

“多干点,不吃亏。”父亲总是笑着说。

看着站在拌和站前,穿着反光背心,手里拿着对讲机忙碌的父亲,我多想劝他歇一歇,多想早些从他手中接过那沉甸甸的接力棒。



母亲的微笑

□文/刘健

苦、挫折都笑着面对
母亲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这个家,无论什么艰难、困苦

“喂!能听见吗?我这信号只有两格,能听见吗?”“可以听见,就是有点卡顿。”每次接到母亲的电话,这便是我们的第一句问候。

重庆是一座山城,我便是山里人,我的祖辈都是农民,母亲也是继承了山里农民的质朴。母亲从来都是不会惯着我的,每次和村子那头的小孩打架,我回家都要挨打,所以我小时候记不住母亲的微笑。母亲不让我与人攀比、不准许我随便接受别人东西、不让我随便答应别人事情,这些我是绝然不敢忘记的。骨子里已经种下的,必然是要生根发芽的。

上大学之后很少能见到母亲,每年仅仅能回家一次,母亲的微笑,在我的记忆中变得尤为珍贵,那张眼角布满了褶皱,嘴角微微上扬,满脸的慈祥与思念,能让人融化掉的笑容。每次回家母亲都故作镇定等着我,但再怎么掩饰不住一个母亲看到儿子回家的喜悦,却从来都舍不得上来给我一个拥抱,就好像一个质朴农民从来都做不到那种对情感的表达方式。

从2015年我跟随项目部一头扎进贵州的大山里,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,工地的生活单一而且充实,我已经快要忘记母亲的微笑,上一次看见那个微笑,是今年正月初十,我刚从项目部春节值班回家,我记得回家的时候院子里坐满了亲戚朋友,我却都没有在意,唯独在寻找那张陪伴了我二十多年的面容、充满了褶皱的脸庞,被生活压抑得不成样子的微笑。母亲的眼中饱含泪水,我的眼睛同样被泪水浸润,我们却都依旧笑着。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接过了我的行李,两只手触碰的瞬间,她的老茧划破了我的心灵。

我告诉母亲,我打算明年结婚了,母亲又开心地笑了,可笑容里依旧饱含泪水。我能理解母亲当时的心情,也能理解母亲的担忧,家境贫寒,母亲却从不肯让我受半点苦。母亲沉默了片刻,只说了一句:“我今年再去神农架的山里面找点药材卖了,帮你凑点聘礼。”接着又是那张一成不变的笑容。

春节在家里待了十天,匆匆忙忙又回了项目部,钻进了大山,大姨打电话告诉我,在我走之后,母亲对着我父亲的遗照不知哭了多久。母亲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这个家,无论什么艰难、困苦、挫折都笑着面对,这么多年恍若隔世,只有母亲的微笑一直激励指引着我。如今我终于明白母亲不让我与人攀比,是怕我迷失自我;不让我随便接受别人东西,是教导我以君子之交结友;不让我随便答应别人事情,是不让我失信于人。

“喂!能听见吗?信号不行,你吃饭了没?”“妈,我们公司在海边接了新工程,如果有机会,我接你过去转转,你一直都想看海的。”“好!好!我这里一切都好!”五一又接到母亲的电话,我眼含泪水,笑着应答。



乡村的清晨 吕佐君 摄

你的坚持,终将美好

——《一个人的朝圣》读后感

□文/梁峰

这一年,我们都需要哈罗德安静而勇敢的陪伴。

一位花甲老人,因为一份突如其来的告别信从此踏上自己的朝圣路。信中讲到,主人公哈罗德收到罹患癌症二十年未曾谋面的老友奎妮的告别信,当他在加油站女孩口中得知只要自己徒步走下去,走到奎妮的身边,奎尼便会活下去。从此,一个信念,87天,627英里,为了友谊,他徒步横跨了整个

英格兰。他一路上克服了那么多孤独和恐惧,又在那一刻不敢停的征途里生出对信仰的执着和对爱的不离不弃。

身边一位朋友本科就读于长安大学土木工程专业,大学未择业决定复习考研,目标是考取同济大学土木。因为时间仓促,准备不够,复试仅因一分之差便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。虽然一家研究所也曾向他抛出橄榄枝,但他还是忠于初衷,果断拒绝。他对我说,同济就是他的梦想,矢志不渝。毕业后我们纷纷走上工作岗位,而他在追求梦

想的道路上,承受着岁月的孤独与洗礼……命运终究不会辜负一个人努力的时光,经过充足的准备,研究生“二战考试”他成功地踏进了同校园的溪畔,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新生活。

我不再觉得一个人的梦想一定要在哪里才能生根发芽。能够让你实现最终梦想的,不是一个“地方”,而是你的努力和不怕输的决心,那是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能获得成就的好品质。

《我是演说家》的一期节目中,一位当代的徐霞客——雷殿生,讲

述了自己徒步十年,穿越西藏无人区,走过人迹罕至的罗布泊,遭遇数次风暴、泥石流、雪崩,经历19次抢劫,磨掉19个脚趾甲,穿烂52双鞋子,无数次出生入死,仅源于一个梦想,一个成为徒步旅行家的梦想。十年艰辛,百味杂陈,他走一路看一路,一个人默默经历着、记录着、感悟着、书写着。

哈罗德凭借信仰,踽踽独行,赶上了与奎尼的最后告别;雷殿生心怀梦想,永不言弃,成为徒步中国的第一人。我们从来都相信,生活中真正的勇士,从不介意上



天不公的安排,在任何一片土地,他们都会郑重地穿上铠甲,以梦想为盾,用利剑为自己杀出一条光荣的路。

我们的生活也不会永远一帆风顺,有些梦想需要坚持很久才能有所收获。我们都是梦想路上的朝圣者,每一条朝圣路都是朝圣者自己走出来的,我们生而不同,也必将与众不同。只要你坚持走在自己的朝圣路上,无论正在经历什么,都请不要轻言放弃,因为从来没有一种坚持会被辜负。愿你的坚持,终将美好!

孩子们的骄傲

□文/夏雪 高明慧

“你不知道,多多今天可乖了,幼儿园老师还夸他有音乐天赋呢……”电脑屏幕的另一边,妻子切着水果,幸福地讲着儿子的近况。

而此时,坐在电脑屏幕前的我,正整理着今天的试验数据。虽没有回应妻子的话,却也觉得周围满满都是幸福。

贵隆高速项目今年一开年便进入了大干阶段,我和兄弟们也顾不得休假,与妻儿的联络“阵地”也转移到了线上。有时实在太忙了,也真是顾不得给家里打电话,我便想到了这个法子。每天晚上加班的时候,就开着摄像头,与老家的妻儿视频。一方面可以缓解思念之情,更重要的是,最起码儿子每天都能看到我,不会让“爸爸”这个词儿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太过于陌生,也不至于我下次回家的时候,再怯生生地叫我“叔叔”。

“你只管干你的活,我们娘俩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你就成。”妻子对我的提议也很是支持,视频的时候,她喜欢看书,我们多数是在屏幕的两边各忙各的,偶尔抬头看看彼此,只觉得也是一种别样的小幸福。

今天晚上,家里来了小客人,邻居家的小胖丫前来做客。

“多多,这就是你爸爸呀!我第一次见,原来长这个样子,跟你不像。”盯着屏幕里的我看了足有一分钟之后,小胖丫开始“指点江山”。一直在与小汽车“厮杀”的儿子也被她的话吸引了过来。

“你爸爸怎么不说话呢?他在干嘛?”两个孩子一时间仿佛对屏幕里的我充满了好奇,我故作不发声,心里暗笑,想看看这两个小鬼在打什么主意。

“嘘!你别吵,我爸爸在工作呢!”儿子伸出白嫩嫩的食指放在嘴边,一脸的严肃,看他那认真的小模样儿,我差点儿笑出了声音。

“工作?什么工作呀?”小胖丫放低声音,好像更好奇了。

“我爸爸在建公路呢,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公路。”儿子张开胳膊比划着,有模有样,“我妈妈说,爸爸建公路,是为了让更多小朋友的爸爸回家,有了公路,天天的爸爸可以回家,小乐的爸爸可以回家,你们的爸爸就都能回家了。”儿子的话里充满了自豪。

“哇!多多你爸爸真棒,我要告诉老师,给你爸爸一朵小红花……”小胖丫的眼里满是崇拜。

两个孩子的对话还在继续,我却再没心思听下去,心里的某个地方,仿佛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,痒痒的,暖暖的,原来,我们都是孩子心里的骄傲。



孩子们的骄傲

许惠鑫 摄

